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Exemplars of Curriculum Theory

[美]亚瑟·K.埃利斯 著 张文军 译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华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美]亚瑟·K. 埃利斯 著 张文军 译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 华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EXEMPLARS OF CURRICULUM THEORY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韦 禾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 (美) 埃利斯著; 张文军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5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钟启泉, 张华主编)

书名原文: Exemplars of Curriculum Theory

ISBN 7-5041-3102-4

I. 课... II. ①埃...②张... III. 课程—教学理论
—中小学 IV. 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755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4-5800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22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64 千

定 价 23.00 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在东西方对话中寻求教育意义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主编寄语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这种“范式转换”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课程研究领域开始超越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具有理性主义性格的“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的研究范式。教学研究领域则走出仅作为教育心理学之应用学科的狭隘视域，开始运用多学科的话语来解读教学的无尽意义。于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返魅”了：五彩缤纷的话语体系竞相追逐、璀璨夺目、魅力四射！

“返魅”后的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那就是自觉地在东方文化中寻找课程与教学智慧，试图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会通与整合。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学的、后现代的、全球化的课程与教学

理论皆有这种特点。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课程与教学理论应怎样确立自己的生长点？答案是确定无疑的：立足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中国古代课程与教学话语，又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的课程与教学话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这种“扬弃”与“对话”中建构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选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名著加以选译，以为东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我们期盼着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不断走向繁荣与辉煌！

钟启泉 张 华

1999 年 12 月 22 日

致 谢

我要感谢帮助我完善本书的人们。感谢米科尔森 (James Mikkelsen) 和 弗里伯森 (Daniel Freeborn) 向我提供了国际业士课程的有关资料。感谢格雷斯港学院 (Grays Harbor College) 英语系的卡文 (Darby Cavin) 向我提供了狐火课程和萨德伯里学校课程的资料。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彼得森 (Naomi Petersen), 感谢她出色的编辑能力以及她对文本所作出的建议和贡献。书中的任何纰漏、错误和其他缺点, 我都将负全部责任, 敬请指正。

关于本书的访谈——代中文版序

张文军：埃利斯教授，很高兴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可能您已经了解，中国教育界目前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课程观，有的对课程改革起推动作用，有的则试图否定课程改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对各种不同的课程观、课程取向进行深入的探讨，需要了解不同的学者和专家对课程的理解和阐释，以便进一步反思和行动。作为一名课程专家，您对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撰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埃利斯教授：我在中学和小学都当过教师。在我刚做教师不久，我就观察到不同的教师对课程的取向是不同的，有的对学术感兴趣，有的对社会更感兴趣，有的对学生感兴趣。我对这样的现象很好奇。我想我是哪一种呢？我没法确定，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了，刚开始学习怎样去教学生。

慢慢地，我开始读一些书，作一些研究，试图去思考好的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开始研究课程的理论层面是怎样的，理论又是怎样变成实践的。这些问题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开始系统地研究课程，并且逐

□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渐发现在课程问题上存在着三种组织课程的方式，而且，也发现每一种方式都有不同的变式，而且这三种方式是可以相结合的。我也开始考察纯粹的理论，了解它们有哪些形式，它们的真实含义是怎样的。

我开始考察知识中心课程，我发现这种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者，培养在数学、科学、文学、历史、化学、地理、生物等方面拥有很多知识的学者，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课程的价值，它培养了社会所需要的大批学者。我也看到对这一模式感兴趣的教师，他们自己也是学者，他们对脑力劳动感兴趣，他们读大量书籍，喜欢研究，对观念和想法很好奇。

然后，我发现还有另一种教师，他们对社会感兴趣，我把他们称做社会中心教师。他们觉得课程的目的应该是改变社会，甚至是世界，我将这种课程称做是社会中心课程。他们认为学习学术性的目的是将其中的观念应用到真实世界中去，改变真实世界。因此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学校课程的目的不是培养学者，而是为了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为了赋权，改变社会。这种教育经常以环境教育的形式出现，学生们一起学习和探究污染、生态问题。还比如，学生们一起研究超市，用批判的眼光来探究与超市有关的问题，如其中的广告问题，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课程观的价值，它将知识看做是一种工具，一种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工具。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方式，一种强调爱、关心和养育的方式，强调这一方式的教师认为应该遵循儿童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兴趣是什么，他们对什么好奇，他们想要知道什么。也许他们想了解蝴蝶，也许他们想了解农作，也许他们想了解游戏。但这些都作为以儿童兴趣为起点的课程的开端。这种课程被称做是学习者中心课程。我也开始认识到这种课程的价值，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些从兴趣出发进行的学习积极性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并非被强迫学这学那，而是选择学这或学那。

□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在对这三种模式都进行了详细考察之后，我发现，这三种模式中的每一种都有其重大的价值。同时，每一种都有其致命的弱点。没有一种是完美的，没有一种是最后的答案。但每一种都可以有所贡献。例如，知识或学术中心课程培养学者，我们需要学者。学者能创造新知识。社会中心课程培养公民，在民主社会，如果我们不积极地参与市民社会生活，我们就不会有民主。学习者中心课程允许我们鼓励我们表达我们的激情、渴望和爱，表达我们自己想学的东西，使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当然，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弱点。太多的知识会培养出缺乏关爱能力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人。过于强调社会中心会培养出很喜欢发言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过于强调学生中心会宠坏孩子，因为我们都知，如果孩子自由选择，很多孩子可能会选择不学数学，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就会向教师抱怨，你没有教我们应该学的东西，你让我们虚度了光阴！因此，我认为三种模式都是很重要的，都有有用之处，教师必须了解这三种模式，知道它们的长处和弱点，教师必须思考这三种模式，考虑哪一种是最好的，在当前的情境下哪一种是最好的，怎样更好地把他们运用到特定的学校和课堂中去。

张文军：刚才您提到您在观察现实的基础上研究了各种课程理论并把它们分为三类，有没有学者提过类似的分类方法？是否存在与此不同的分类方法？

埃利斯教授：如果我们从概念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性。存在各种各样的和这一思考方式不同的考虑课程的方式。我并不想宣称我发明了这些模式，我只是观察到了这些模式。这里有两件不同的事情，我并不想宣称我提出了一种理论，我只是想说我看到的现象中存在这三种模式，每一种都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例如，当亚里士多德在宣扬雅典式的民主时，他并非说是他发明了这种民主。而是他能够

□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观察到雅典式文明的最好的那些方面，并且将它们描述出来，但是，他对雅典式文明的弱点也了解得非常透彻。因此，我的回答是，我并没有发明这些模式，我相信有其他人也会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但它们同时也是我观察的结果。因为这三种模式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我试图从理论层面上来深入研究它们的可能性并探讨它们在实践中的状况，本书就是这些年来研究的结果。

张文军：在本书中，您对课程理论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对教育实践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研究，筛选出了和课程理论模式一致性较强的范例。在此基础上，您将课程理论与真实的课程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分析，为我们理解课程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深入浅出的文本。我现在明白了，您为什么能分析得如此简洁又如此透彻，这是建立在您对实践的充分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的。

您分析了三种不同的课程模式及其各自的长处和弱点，您自己倾向于哪一种？如果可以有一种结合的话，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

埃利斯教授：有很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在上课程论的课时，也常常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学生说：你跟我们说，这个模式有长处和弱点，那个模式也有它的长处和弱点，另一个模式还是。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正确答案。我认为最好的答案是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去认真思考这些模式，作出明智的选择。因此，如果人们提出来的观点互不相同，我会尊重不同人的看法。

张文军：您在写书时选择课程理论模式的实践范例的标准是什么？

埃利斯教授：我选择范例的第一个标准是，它们必须是真实存在的

范例。它们显示了在现实世界中的范例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杂乱，要想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和理论完全吻合的纯粹的范例是不可能的。当纯粹的理论遭遇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是纯粹的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总会出现各种变化，理论不是现实。理论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有效的，只有当某些人相信某一理论是正确的，并热情地去实施它们的时候，它们才会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我在选择范例的时候是经过非常仔细的挑选的，我选择的实践范例大部分来自北美，这些实践都是影响力很大的，如果读者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些实践，可以从网站、书籍等各种途径找到更多的资料。例如，萨德伯里学校，是非常典型的学生中心型的学校，当我问该学校的人，“你们的课程是怎样的？”他们回答我说：“我们学校没有课程。学生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从课程论的角度来说，这是课程，这是另一种课程。这种实践在萨德伯里学校确实存在，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是有范例的或模本的。

张文军：在您的书中探讨的课程实践范例大多数来自美国的课程实践，我想这和您自己来自美国并直接参与了美国的课程建设有关。您能否谈谈在当今美国的课程理论和实践中，哪些理论和实践处于主流的位置？您对美国的课程理论和实践的现状有哪些看法？

埃利斯教授：如果我们把知识中心课程理论和实践说成是“强硬”的教育方式，把学习者中心和社会中心课程理论和实践说成是“宽松”的教育方式，你可以看到在美国，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从未停止过的战争。传统派即要素主义者倾向于知识中心，进步主义者倾向于学习者中心和社会中心，两者之间的争论和斗争一直都存在。目前，在美国课程界占上风的要素主义和传统派，他们正在推行一场“提高学业水平”的运动。他们认为，必须加强学校生活的学术性，对学生采取标准化的测试。但是，根据我对美国教育史的考察，我不知道这一运动能

持续多久。我认为，进步主义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实际上，它们已经作出了很多反应。我估计，要不了十年时间，进步主义就会压倒要素主义。要素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关系就像是儿童玩的跷跷板游戏，又像是钟摆。这是民主社会的普遍问题，没有人能要求别人听他们的，因为在民主社会，由人民来决策，而他们的观点也是不断变化的。

张文军：2001年布什政府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计划，是不是要素主义的派别占上风的体现？

埃利斯教授：是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计划试图使学生学习更多的知识，要求每个孩子都参加考试，每个学生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与此相随的，是标准化考试运动。是的，现在的确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在美国社会已经对此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了，他们提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孩子们更多地关注社会和参与社会？是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在当前是很热，但是，纷争在继续，结果还不得而知。

张文军：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新课程改革的主要基调是学生中心的，当前，在我国的教育界也出现了一些反对新课程的力量，他们的论点之一是，瞧，美国现在不是又开始强调提高学业水准，强调知识了吗？

埃利斯教授：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一运动并未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批评者们说，如果采用更关注学生的方式，给学生们更多的关心和爱，或让学生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学生的学业成绩会提高得更快。

张文军：据我所知，您曾经参与过中小学综合课程的开发，您能不能谈谈您参与开发的课程，是哪种类型的综合课程？

埃利斯教授：我们开发的那门综合课程的出发点是想把这三种课程模式整合起来。这门课程应该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达到比较高的学业标准；同时给学生机会，让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并更多走向真实世界并参与社会实践。这门课是为中小学，主要是中间学校（middle school）设计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试图在这三者之间达成平衡。

张文军：这门课程是一门怎样的课程？整合了哪些传统科目？其目的是什么？

埃利斯教授：这门课程牵涉到科学、数学、语言、艺术、地理、历史等科目。课程以主题式展开，这些主题必须是有意义的，对孩子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例如，马可波罗历险记，船长历险记，等等。我们在课程开发时试图使用第一手资料，如，早期的杂志，主人公的日记，因此我们能够让学生进一步贴近这些早期的探索者，然后我们让孩子们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去思考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让孩子们去画，去唱，去编杂志，他们自己变成了探索者。课程的名称是《探索者之旅》。这里“探索者”有双关的含义，历史上的探索者，学生自己作为探索者。学生成了课程的建构者。我觉得这一课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后现代课程观相吻合的，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这一说法。

张文军：是的，如果从后现代课程所强调整体观、关联性、自组织等角度来看待这一课程，可以说它从理念上部分地和后现代课程观是相吻合的。

□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我还想问一下，您提出一个三种模式之间比例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境来定，您认为在决定课程取向的时候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该怎样去把握？

埃利斯教授：我认为，决定课程取向和比例时最重要的依据是教育目的。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学生的各方面的发展，因此，任何一个教育机构，任何一名教师在进行课程决策时都需要思考在这三者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使这三者的作用在每一个学生身上都能得到体现，并达成和谐。

张文军：我浏览过您的《教育革新研究》和《教学与评价一体化：反思性课堂》，您能否谈谈那两本书和您的课程观的关系？

埃利斯教授：《教学与评价一体化：反思性课堂》这本书关注教师和学生的反思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使学生不仅学习东西，做事情，而且反思每件事情的意义，并获得有意义的发展。这本书写于《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之后，是进一步探索具体的课程实践的尝试。

《教育革新研究》一书对不同的教育革新进行了分析，并从三个层面对这些革新进行了反思和评论。第一个层面是理论，第二个层面是实证研究，第三个层面是学校里具体实行的课程层面。书中分析和反思了美国教育界各种风靡一时的教育改革和革新，如，合作学习、学习风格、多元智力、基于脑科学的学习、掌握学习，等等。那本书要比《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早几年，是我对教育理论和实践观察和反思的产物。

张文军：您刚才提到了多元智力理论，如果要您把多元智力理论放到您的课程理论模式中去，您将会如何处理？

埃利斯教授：多元智力理论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一种有趣的理论。其思想的核心在于，它提出，以往的智力理论都只关心数学智力、言语智力和空间智力等，注重逻辑推理能力。哈佛大学的加德纳教授提出，是的，我们是有这些方面的智力，但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智力。加德纳改变了智力的范围，将它扩展了。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同意他的提法，我觉得他谈的是才能而不是智力。有些人有音乐才能，有些人有体育才能，但这些只是才能，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把才能称做是智力。

张文军：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赞同这一理论，并有人将此结合到了课程理论与实践和教学设计中。

埃利斯教授：是的。实际上，我很赞成把这一理论结合到课程理论与实践中去。因为我觉得，我们把它们称为才能还是智力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拓宽了课程的概念，把音乐、艺术、体育、美育、文化等各种因素结合到了综合课程中去。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我支持这一做法。我自己的《探索者之旅》这一课程也是这种类型的课程。

张文军：如果我们把多元智力理论放到您的框架中分析，那么，它更多的是知识中心的，还是学生中心的，还是社会中心的？

埃利斯教授：我觉得是综合的。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到各个取向的课程中去。比如，如果我们想把它应用到知识中心课程中去，如果一个学生具有音乐才能，那么，我们就鼓励他学习一些音乐史，基本乐理等知识，如果在美术方面具有才能，就鼓励他学习美术类的知识和技能。如果我们要把它应用到学生中心课程中，我们可以问他们，在这些方面你们的兴趣点在哪里？你们自己想学什么？等等。因此，我认为这

□ 课程理论及其实践范例

一理论对三种取向的课程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张文军：因此，如果要把多元智力理论与实践选入您的范例中，是不可能的。对吗？

埃利斯教授：是的，不可能。多元智力理论不是一种课程。它是一种思想，一种关于不同的人应该怎样学习才更有效的思想。

张文军：您到中国很多次了，对中国的教育的看法如何？

埃利斯教授：我想说，我对中国教育充满敬意。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教育传统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至少，教育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地位，人们普遍重视教育。中国这 20 年来取得的教育成就令人瞩目。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上学读书，越来越多的学生能上大学学习，中国教育模式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模式，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学习。我想对中国的读者说，美国人需要好好地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并学习其优点，当然，美国教育中也许也有一些地方值得中国学习的。我不是中国教育方面的专家，但是就我在中国学校中的访问和观察来看，中国的教师很多都在认真地努力地试图使学生的学习有意义，中国的学生也真正把学习当做一回事。我觉得中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不仅应该是中国国内与教育有关的各种人群的努力，而且应该是一种全球性的努力。我希望这一改革能带来真正的变化。

张文军：中国的传统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了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同时，学生的课业负担比较重，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埃利斯教授：正如古人所说的，儿童是人生中的春天，是一个伟大

的季节。我们很容易把儿童当成小大人看待，对他们提太多的要求，剥夺他们的童年。我们必须意识到，童年是非常珍贵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应该给儿童过多的压力，使他们面临太多的沮丧，有太多的焦虑，甚至因此导致身体上的不适。因此，我们总是会面临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要不断反思自己，我们有没有给学生以足够的挑战，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学习的愿望？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使他们思考的时候有足够的素材？同时，我们也要牢记，他们是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兴趣，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兴趣和愿望。因此，当教师就是当艺术家，正如艺术家要在线条、色彩和结构中找到平衡那样，教师也必须去找平衡，教师必须考虑什么时候该推学生一把？什么时候应该观望？让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不想假装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相信，如果家长、教师、教育行政官员都慎重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并时刻牢记童年是人生中的一个短暂的季节，它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温柔地对待儿童，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溺爱儿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如果那样，等他们长大了，他们就会非常不幸福、不快乐。因此，平衡，是最重要的。

张文军：所以，一切都是围绕幸福，受教育者现在的幸福和将来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团体的幸福，对吗？

埃利斯教授：是的，是围绕幸福。但不是肤浅的、整天无所事事玩耍的幸福，而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那种幸福，是深层次的幸福，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幸福。这种幸福应该包括享受生活、能去爱别人、能享受学习的快乐，能为自己做好一名公民而感到高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三种取向中的任何一种教育。因此，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促进学生的发展和他们的幸福，以及他们所组成的共同体的幸福，是我们共同的课题。